

不攀比，才快乐

□刘亚华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我有一个伙伴叫小玉，她只比我小一个月零四天，是个乖巧、美丽的女孩。因为我们两家距离不过一里路，所以小时候的记忆里，我和小玉一块儿打猪草，一块儿用石块砌房子，一块儿摘野果子解馋，可快乐了。

自我懂事起，母亲就教导我：“你一定要努力，绝不能输给小玉。”如果我做的事母亲不满意，她总是说：“你看人家小玉，比你小还考得好！”“你看人家小玉，长得比你还高，你要多吃点！”“你看人家小玉，都会帮妈妈煮饭了。”“你看人家小玉”几乎成了母亲的口头禅，我也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下，开始对小玉有了排斥思想，什么都要和她攀比一番。优秀的小玉各方面都挺不错，我偶尔能超过她，之后又落后了。

初中时，我作文很好，小玉总是偷偷地模仿我的作文，以至于我一段时间和她差点绝交，而小玉数学极有天赋，为了赶上她，我强迫自己，早上五点起来，

背定理、背公式，做那些恼人的试卷。那时候，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你防着我，我防着你。虽然两家相隔不过一里路，我们也很少在一起玩过。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都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这样一比，竟然十多年。后来，我们因为志愿不同，天各一方。心突然像卸下千斤重担，没有对象攀比，真轻松、真快乐。再后来，我只能从母亲口中得知她的消息：毕业了，工作了，结婚了，去越南上班了。

前两年，我在微信里遇见小玉，此时，我们都是奔四的人了。聊及往事，她说：“年少不知愁滋味，回想童年那些日子，真开心。可越长大，越不快乐。你不知道，你当时给我的压力多大，我妈总是说：‘你看人家小华，比你厉害多了，你不能输给她。’因为总是想着和你比，我很不快乐。”我这才恍然，小玉和我的境况是一样的，我当时努力地追赶她，实际上，她也咬着牙在追赶我，我们无形中成了

当年多亏了老房东

□王惠卿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便下放到皖东定远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当插队知青，当时我21岁。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有的村是女知青三五人住在一起，而我是独自一人。生产队里有一位姓杨的农民老大娘，对我非常关心，自己家只要做好吃的菜，都要上门喊我去吃。由于我5岁那年，父母亲在一年内先后病故，从小就没有享受到母爱。在下放5年的知青生活里，却感受到了杨大娘对我的关爱之情。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我忍了几天的肚痛，突然疼得非常厉害，便向杨大娘求救。杨大娘见状，马上让自己小儿子连夜用拖拉机将我送到30多里路开外的定远县人民医院。医生一检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很快将我推进手术室。事后，主刀医生说，已经化脓了，迟送来一会，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在县人民医院，我总共住了20整天，每天都是杨大娘

在病房里护理我。为了让我刀口恢复得快，她买来黑鱼烧给我吃，还将炖好的蹄煲汤端到我面前。待我就像亲闺女一样，2000多元的医疗费用全是她给垫付的。后来我还给她时，她说啥也不愿意要，称自己有两个儿子开车跑运输，在村里她家算是很富裕的。杨大娘救命之恩，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1979年秋天，我被抽工回到蚌埠。在村头，我双手紧握着杨大娘的手，那种难分难舍之情，让我的眼泪仿佛是断了线的珠子，唰唰不停地往下掉。从那以后，每年的中秋节前，我都要带上礼物，乘坐2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回到我当年下放的那个小山村，看望我的亲人杨大娘和她的家人。3年前，杨大娘病故，当她的儿子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们一家3口都去奔丧，见了她老人家最后一面。

儿时的年味

□蔡淼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春节就快到了，我不禁又想起了儿时的过年。儿时的生活水平虽然没有今天富裕，但每次过年却都让人刻骨铭心。

一到腊月，人们便忙着找杀猪匠约定日子开始杀猪。当然了，杀猪是一件大事情，还免不了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们看看黄历。要说每年腊月最为忙碌的人便是杀猪匠了，从进入腊月基本上要忙到年前三四天的样子。

一家杀猪，众家都要去帮忙的，在杀猪匠的指挥下齐心协力一会儿的功夫就杀完了一头猪，大家会帮忙把主家所有的活分配干净，并且将肉用盐腌制并挂于厨房，用柴火的烟熏制一冬腊肉就形成了。

主家的婆娘也忙着做俗称的杀猪饭招待大家，院坝里搭上五六桌，将当天宰杀的猪肉分炒成酸菜炒肉、萝卜炖肉（骨头）、白菜猪血等菜肴，搭配上时令蔬菜，大家便开始吃将开来，待吃完饭接着去下家杀猪。

杀猪这活其实是个苦力活，但是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在大家的心底，这个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注定红红火火。

在大人们忙活的时候，我们那些小娃娃就躲在屋子里。一是大人不让孩子们看见杀猪的血腥场面；二是因为外面太冷，主家会为我们这些特殊的来客准备一个火盆，大家围在一起取暖。

杀完猪，忙活完晾肉熏肉熬油等活之后，家家户户就开始真正为过年准备起来。男劳力去房屋后面的树林里砍柴禾，女人家则在家里面打扫房子，把家里所有的衣服被子都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就是要买红纸请人写春联了，这时村里唯一上过高中的王伯家可就热闹了，几乎天天门庭若市，当然都是去求写对联的。虽然王伯写对联，可年年他们家都是最后一个贴对联，都忙着给大家伙

写对联了，自家的当然就放到最后了。

等忙完这些就快临近小年了，轮到去集镇上买年货了，花生瓜子糖、鞭炮和孩子们的新衣服自是少不了的。那些年家里穷，大人们几乎是不添置新衣服的，隔个三五年才添置一身，但孩子们的新衣服是万万不能少的。过完小年每家就要开始做豆腐了，农家自己泡豆子到豆腐完成要一天的功夫，豆腐做好了一般离年前还有好几天就开始炕豆腐，到除夕那晚再吃。

终于到年三十了，父亲兄弟几个一大早就来到我家，进屋之前在院坝里点响鞭炮。鞭炮一响我们就开始贴对联，那个时候家里穷买不起胶水，就用土豆粉和开水搅拌成糊糊贴得又紧又牢。父亲陪着几位叔伯开始侃大山，婶婶们就进厨房帮妈妈做饭，我们几个小孩就守在灶台前帮忙烧火。到了吃饭间摆好碗筷，给三五个碗里盛上少许饭，酒杯里倒上酒。大家就主动抬到院坝里，这时我听见父亲喊祖人吃饭，农村把这叫做叫饭。父亲告诉我这叫不数典忘祖。

中午闲暇时间大家就坐在院坝里晒太阳，碰上下雪的时候大家就在屋子里烤火。

最为热闹的就是晚饭，天渐黑之时妈妈会把家中年前所有准备的食物全都端上来，一桌子基本上放不下。然后一家子人围得紧紧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团年夜饭算是过年最重要的一环了。在饭桌上要请辈分最大的爷爷讲话，当然无非就是一些对新年的盼望还有就是教导父亲伯伯们要把光景过好要把子女教育好之类老生常谈的话题。

如今爷爷早已经去世了，每年回到村里，只看到父母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声势浩大的杀猪场面没有了，几位叔伯也已经进城了。好在一家四口还能在一起吃个团年饭，倒也蛮是幸福的味道。

彼此的参照物，虽然在攀比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进步，但是，我们却失掉了很多快乐。如果当初我们不攀比，而是每看到自己的进步就给自己一点掌声，那该是多么快乐呀！

后来看到一本书上说：两朵浪花，一朵比一朵高，前面一朵浪花说，为什么你要比我高？后面的浪花说，不过只是一瞬间，也许再一瞬间你就超过我，即使超不过，我们还要归于水。我突然觉得，我和小玉就像这两朵浪花，溅得再高，也终究要归于各自不同的生活。

生活里，不攀比，才快乐。中国文字博大精深，令人叹服，单看一个“比”字，你就会知道“比”很残忍：两把匕首并肩走，左边的藏在刀鞘里，杀机四伏，右边的明晃晃地亮出来，让人心惊胆颤。生活中，跟别人攀比，会比掉自信，比掉幸福感。

不与他人攀比，才能活出快乐的自己。

特殊的年礼

□戚思权

母亲那年64岁，虽然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慢性病，腿部股骨头已经坏死，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母亲为了帮我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仍然每天一边吃着止疼药，一边坚持在街道上看管车辆。

那是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外面气温零下5度左右，母亲穿着厚厚的棉衣在肯德基门口看管车辆。她腿脚本来就不灵活，加上衣服穿得又多，走起路来很是吃力。

一位刚从肯德基吃完饭出来要走的大姐看见母亲走路很吃力，就过来向母亲付了车辆管理费，关切地对母亲说：“老人家，您年纪大了，腿脚又不灵活，应该在家里多歇歇，享享清福才是！”

“谁不愿在家里享清福啊？没有办法啊！”母亲叹了口气说道：“娃他爸有病，长年累月都得用药养着，而且我们老两口又没有退休工资，都是自费。我那儿子以前得过精神分裂症，虽说在一家工厂上班，可工厂效益又不好，每月只有1千多元钱工资，儿媳妇在家带小孩，家庭负担重啊。我寻思着能挣一分是一分，好歹还能帮着儿子减轻一下生活的压力啊！”

那位大姐听了以后唏嘘不已。

几天之后，母亲去上班的时候，路旁修鞋子的师傅递给母亲一大堆的年货和500元钱，说是一位大姐特意托他送给母亲过年用的。母亲一下就想到是那天晚上和她说话的那位大姐，忙问修鞋师傅：“那她留下电话了没有？这些以后都是要还的。”修鞋师傅说：“我是问过了，可人家就是不愿意说。算了吧，我看人家也只是实心实意地想帮你，原本就没指望你还的。”母亲接过钱和礼品，感动得热泪盈眶。

虽然那个大姐与我家无亲无缘，虽然她的帮助只能帮我们渡过一时的难关，但那个特殊的年礼让我们全家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如今，父亲已经去世4年多了，母亲也不再看管车辆了，我家的日子也过得比以前好得多了，但那份特殊的年礼永远铭记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一辈子难以忘怀！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箱为：1337262914@qq.com有稿费的哟！另外，提醒一下，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邮箱同上。